

附錄

李歐梵心中的電影、文學和李玉瑩

黃秋強

「城市文學節」的其中一項活動為「澳門文學座談會」，今次有幸和劉曉捷成為幕後工作人員陪同數位名作家遊覽素有「文化遺產」之稱的澳門，實為人生一大難忘之事，且償了第一次踏足此地的願望，對於學校的特別安排實在感激非常。是次旅程，同行者包括鄭愁予夫婦、李歐梵夫婦、葉輝先生和馬家輝博士等人，眾人一到埠即得到澳門基金會的



李老師談起妻子李玉瑩時
發出會心微笑

代表熱烈招待，下榻酒店後就帶我們暢遊澳門名勝古蹟，窺探歲月沖洗過後所遺留下的世界文化遺產，最後眾人於餐廳用膳，閒談文學話題。李梵歐老師百忙中抽空接受訪問，在這簡短的訪問裏，他說起電影、談起文學、談到了妻子李玉瑩。

簡單就是美

李老師有幾本書都是和妻子合著的，包括《過平常日子》、《一起看海的日子》和二月份剛出版的《戀戀浮城》。這些文學小品主要記錄了兩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，文字輕鬆自然且相互酬唱，一贈一答裏隱見二人對生活的享受和滿足，夫妻間生活和睦，恩愛十分。對於合著這個構思，原來李老師從沒想過要出版，因為這只不過是他夫妻二人日常生活的一些記載，加上有個人私隱在內，不便刊登。後來因為白先勇先生的建議，李老師考慮：「這種書很少人寫，好像把自己的私生活講出來一樣，後來我們覺得沒甚麼，特別是我的妻子，她的憂鬱病復發以後，我們經過了一段痛苦的日子，於是我們將這一段往事加上快樂的生活放在一起，讓讀者知道在現今這個社會裏，寫這種普通夫婦感情的人越來越少了，而且我們經歷了那麼多，就覺得讓大家知道也好，就出版了。」好的文學的確沒有題材的局限，即使是普普通通的生活瑣事，平平淡淡的文字都能給人看見生活的簡單原來也是一種美，也明白到這美麗的快樂來得那麼不容易。

電影、音樂、文學

認識李老師的人相信都會知道他平生有「三好」，分

別是電影、音樂、文學，但現在該是「四好」吧！多加的「一好」就是「好妻」，而這「好妻」應有兩種解釋：「愛好妻子」和「好的妻子」。白先勇先生也大讚李玉瑩的出現除了為李老師「煲靚湯，買靚衫」之餘，更令李老師返老還童，這該是夫妻二人生活恩愛的使然。

對於電影、音樂和文學，李老師認為三者對他的意義是一樣的，分不開的。加上他自言是一個人文主義者：「我個人覺得除了身體外，還有靈魂。生活是靈魂和身體的結合，就像我們每天都要吃飯，吃三餐飯。那我的靈魂要吃甚麼呢？就是讀文學、聽音樂和看電影。」每個人天生出來就有形體的需要，但為了突出人與其他動物的分別，就得明白人是具有靈魂的，靈魂就是精神，精神的食糧每個人都不同，而且少不得。

李老師從小在父母的培養下就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而電影更加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最佳食糧。他憶述：「年輕的時候在台灣讀書，學校生活很悶，我就偷偷跑到電影院去。那時候如果被學校抓到的話就會被記大過，但我很幸運，沒有被抓過。因為那個時候在新竹，只有週末才能看電影，週末以前都不能夠看，而且當時好的電影都是不賣座的電影。於是我們幾個朋友一起逃課去看。」為了自己的喜好，李老師逃課、記大過也在所不惜，可見大膽得很，和《戀戀浮城》中所言的「膽子小」似乎迥然有異，但大家千萬不要誤會，書中所言的「膽怯」是因為李老師擔心妻子的安全而產生的保護行為，所以這可

不應該叫做「膽小」，而是體貼細心。

李老師就這樣從小培養起電影和音樂的興趣，積少成多，漸漸地令他對西方的歷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厚的了解，一切源自於那些老片子、老唱片和老電影院。在以前的台灣很少看到英文的雜誌，雖然有中文的翻譯，但電影對李老師來說就等於是靈魂的倉庫。他說：「當時的電影，特別是文藝、歷史片，它的內容很豐富，很多是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，像《茶花女》。現在都講科技、電腦了，沒有文學的味道，透過電影我喜歡上了文學。有時候看完一些改編的電影後就去看文本，或者是看完文本，出了電影就趕快去看。」看着李老師談起這些陳年舊事的時候，臉現笑容，神采飛揚，彷彿是昨天發生似的。家人和環境的允許下，李老師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，放棄了讀音樂，但選擇了另一喜愛「文學」，也因如此，他遇上了白先勇、王文興等人，更齊心合力辦好《現代文學》，他的文學之路就是在電影和音樂的見證下而走出康莊。

電影新變

嗜電影如命的李老師談起古今電影的分別時，不禁發出慨嘆。電影的變遷似乎是藝術價值觀的改變，而且變得很大。現代人追求的是感官上的刺激，不再是舊時影片中所呈現的文學世界的精神。他舉例說：「剛剛在香港上映的那套《戰狼300》，那個幾乎是用電腦科技拍的，和動畫

一樣。懂不懂得希臘歷史沒有關係，懂不懂斯巴達的故事也沒有關係，因為現在大家看這些電影基本上是一種視覺上的刺激，就是『過癮』。我們那個時候，看的電影就是呈現一個文學的世界，就是要把你帶進去。開始的時候它要說故事，它的故事說得很清楚，而且當時的老電影一開始就有字幕，出來的時候就像一本書，就這樣翻一下，它基本的構思也是一本書，本來文學和電影就是合在一起的。」李老師所言的是現代大部份電影的特徵，他也大讚《亂世佳人》和《苦海孤雛》拍得好，因為電影拍出來的和書裏所表達的都是一樣好，而這些好的作品是看多少次都不會改變的，都是令人喜歡的。

李老師分析現今電影趨向「科技」與「性」，他說：「現在荷里活的電影是很重視感官的刺激，就是身體、慾望，人內心的慾望。像鬼的故事，鬼怪嚇人。我們以前不是的，而是一種靈魂的提升，一種感情的投入，一種道德的洗禮。雖然只有兩個鐘頭，可是看完我就會想這個故事讓我學到甚麼，然後看完不過癮再回去看，有時候一套電影看六遍。」真想不到，為了追求精神的超然，李老師醉心電影。文學給人的感覺是內在的，是心靈上的提升，但現今大部份人都追求形體上的感官刺激，熱衷快感的衝擊，的確令人感到惋惜。

對於未來的電影，李老師認為：「可能會有另外一種方式來介紹，比如說電視劇《傲慢與偏見》，有電影版也有電視版，電視版大概是六集，電影版是三個小時，六集

就是六個小時。你們現在看美國那種偵探片，24、*Lost*，那就是十幾個小時，將來的文學就是從那裏出來的，我覺得他會拍一個很好的東西。現在也有了，有人把《紅樓夢》拍成二十集，把《戰爭與和平》拍成三十集，如果拍得好的話，你看的感覺可能跟看書差不多，在家裏買了DVD看，而不是在電影院裏。」隨着科技的發達，電子器材日新月異，以後看電影不一定要去電影院，這是否意味着電影市場會一落千丈呢？

中國文學的傳揚

有外國評論家曾說中國的當代文學不值一提，李老師回答：「他們沒有看過才這麼說。」在美國教學多年的他發現外國人對中國的當代文學有兩種偏見：「一種就是現在中國的當代文學都是政治，另外是中國的古典文學太難了，小說的故事太複雜了。」不懂中文的人來看中國文學能看出甚麼呢？更遑論欣賞詩詞歌賦？但他們對於中國古典文學卻仍持有一份尊重，只不過是不看而已。而「不值一提」這個說法原來有他的道理，李老師說：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中國大陸的文學是宣傳的，但這方法是不行的。當代有很多優秀的作家如鄭愁予，他們的作品都寫得很好，但外國人不懂中文，所以只有靠好的翻譯，但好的翻譯不多，而且從事這一行的人也不多。」以上種種的原因使中國的當代文學給外國人一種誤解變得難以避免，但

他說：「隨着外語水平的提高，翻譯的水平也高了，作品也多了起來，文化大革命以後，五四時期的很多文學作品，如魯迅、老舍、沈從文的，慢慢在國外被發現、被欣賞。」

中國文學在西方漸漸得到重視，因為大家都明白好的作品、優良的文化無論在何時、何地，對任何人都一樣重要，加上文學裏所隱含的精神確能充當為一種食糧，有益於追求感官刺激的現今凡人。李老師夫妻倆所合著的文學小品正起着示範的作用，教世人如何在繁囂的物質社會裏尋求精神的寄託和心靈的居所。一切源自於自然，來自於一顆平常的心。